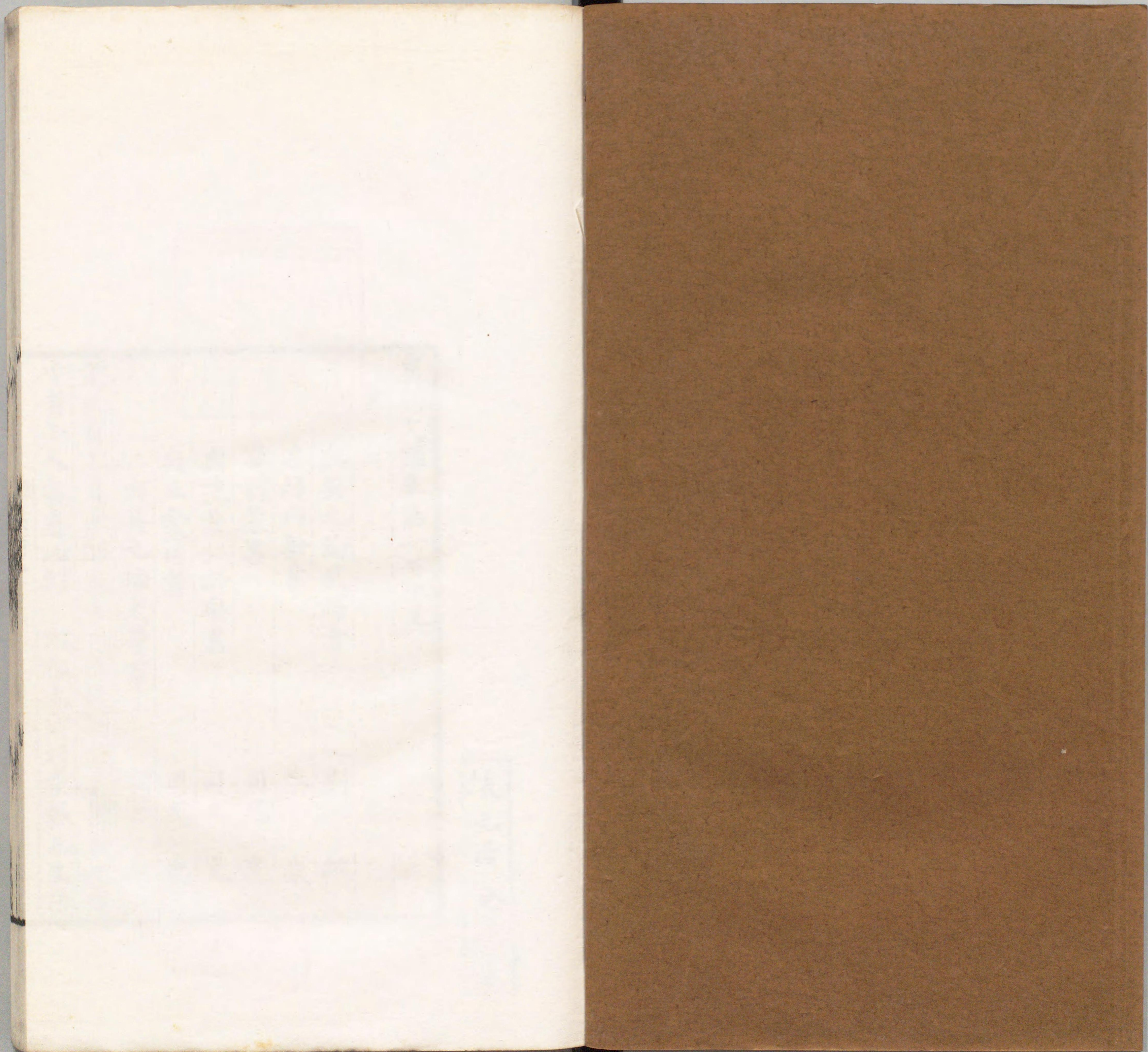


153  
72

中入







張元濟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五

書

與吳九論武學書

劉 敞

答趙內翰書

蔡 襄

答劉蒙書

司馬 光

與范景仁論樂書

司馬 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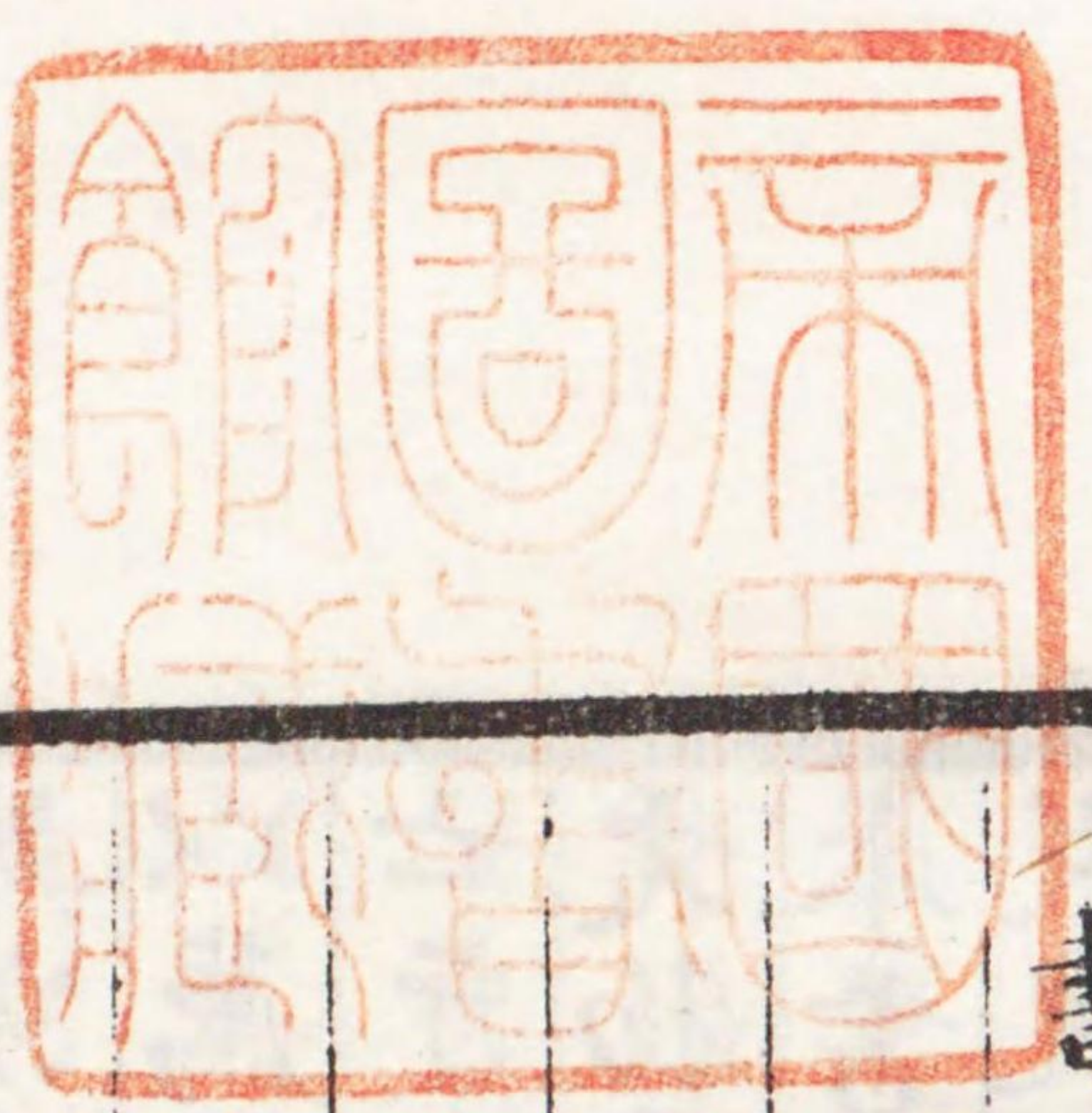
與王介甫書

司馬 光

與吳九論武學書

劉 敞

前此有人自京師至言 朝廷制作武舞教之庠  
中者小人竊喜以謂 太祖太宗功業軼三王德





厚侔天地而廟樂未立雅頌未備公卿大夫乃宜  
冬不裘夏不葛而日夜謀之所以使名聲洋溢與  
萬世無窮百姓有以詠歌四夷有以觀聽也而閤  
然寢久功烈掩塞是必天子感焉而作樂崇德  
以薦之宗廟肆之上帝矣周室既衰之書遂  
亡于今千歲焉而吾徒乃且復得閱其蹈厲親其  
文物是千一之會也以足下方為學官所以欣然  
奉書求制度亦欲夸動下國奮揚輝光今辱  
求訊乃知傳者之誤而國家自以邊鄙未靖故立  
武學以校驍鷲之士孫吳賁育之儔小人失望又

重感歎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躬化者危冠  
逢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  
信是以無鄙倍之色鬪爭之聲猶懼其未也故賤  
詐謀爵人以德褒人以義軌度其信壹以待人故  
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民知所底而无貳心是  
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曾未聞夫武學  
之制也夫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按劍  
而疾視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而動  
之以利其可得不為其容乎其可得無變其俗乎  
吾恐雖有智者未易善其後也而况建博士之職



廣弟子之負本之不知教化既寢弱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於馳騖於是乎有縱橫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私議巷說有司不及然風俗猶以是薄禍亂猶以是長學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辨也若之何其效之且昔先王務教胄子以道而不及武者非無四夷之患誠恐示民以佻也今既示之佻矣道其已乎四方之人何觀焉且足下預其議而不能救歟吾所甚惑也足下書曰時事日新恨不我見此獨非新事乎吾既見之矣故聊以裁答

答趙內翰書

蔡襄

伏蒙示下衆薦黃晞奏草晞聞人與之游甚久以書自喜不苟於人誠高世懷道之士足下薦之於朝庶乎盛時无有遺材足下之存心不特為晞發也然其奏曰石介在國子監時請晞表率生徒晞以介詐善不宜事遂拒之弗往乃晞之先見知人識慮高遠也襄以謂斥介而引晞意所未喻介好論議當時人物故衆毀叢至原其所以為心欲君側无上邪人人為忠孝百姓无疾苦教化明白信周公孔子之言謂太平可立致而不度世



務行之難易此介之所以脩誠立節之大端也所  
抵牾者夏竦黨輩耳一旦介去朝奸人巧偽百端  
妄造謗毀必欲赤其族然後快意賴天子聖明辨  
是非故介久而自白嗟乎謂介詐善何也夫詐善  
者將圖富貴取名譽也介生不免飢寒而死幾斲  
棺子孫流離詐善者固如是耶守已信道而不顧  
世俗者伯夷叔齊是也且數百年孔子稱之其論  
遂定若介信道而守死者也其亦有待於後世乎  
昔介之存襄以同年進士兄事而友之自介之亡  
未見有如介之自信者介復生當師事之不暇以

苟容無所自立為責况敢毀之晞避介聘為學正  
不肯為介下耳此特小小者豈足為晞高識遠慮  
哉足下與介疎知之不至然天下公議固當有聞  
足下語論衆所瞻望詎可雷同今毀介之人滿朝  
廷其箝口固不為少雖開口明介介豈遂明然賣  
死友以合貴權此襄所不為而足下所見知之者  
也近為寒氣薄中日再食粥者七矣奉教不知疲  
憊感歎顛倒

答劉蒙書

司馬光

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



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无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為孟公季良之行也况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飭長而為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齷齪然為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為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為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志文甚高志甚

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婁人之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无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无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无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某以為歸且曰以鬻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為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



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爨桂炊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褚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蔬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疎先舊而後親光得侍足下裁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而後敢行頓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之為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

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所為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韓退之能為文其文為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莫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不敢鎔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



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他人其尤不可之大也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為不直况已不能施而歛之於人以為已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為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相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諒之而已

與范景仁論樂書

司馬光

蒙示房生赤法云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

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誤脫之起一千三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赤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赤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一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設以一黍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為黃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為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比來稱此論以為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繆祛一



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  
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光  
按累黍求赤其來久矣生所得書不知傳於何世  
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衆曾不寤也今  
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  
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  
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  
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  
所云則為新尺一丈二尺得毋求合其術而更戾  
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為

尺而後制律反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  
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嚮使古之律存  
則歛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  
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  
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從何生耶  
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為制四器  
者以相參校以為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  
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  
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  
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安取之凡物之度其



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為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為黃鐘之律是則律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捨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者何從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圍二十有二分也古之為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太煩則上下之所謂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

弃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戴瓶空之處而必欲責其絲忽不差耶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積實於管中以為九寸取其三分以為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為法何得度法獨用一黍光按黃鐘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據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於度法止於一黍



為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  
必以一千二百為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  
高太常黃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生所謂仲呂者  
果后夔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  
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笛與方響里巷  
之樂庸工所為豈能盡得律呂之正乃欲取以為  
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也君子  
之論無固無我惟是之從景仁苟有以解之使瑩  
然明白則敢不斂衽服義豈欲徒為此譏議也不  
宣光再拜白

與王介甫書

司馬光

光居常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  
於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暇台候萬福孔子曰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才不足以辱介甫為友  
然自接待以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無  
一日之雅也雖愧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  
便佞則固不敢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  
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嘿安可同也然其志  
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同也向者  
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未知介甫之察不察



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耶今介甫從政始暮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切切怨歎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

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為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若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為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謗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



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為此皆腐儒之常談  
不足為思得古人所未嘗為者而為之於是財利  
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  
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  
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  
為不知禮義信况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  
耶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耶則固民是盡以飽  
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  
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  
之人皆攘臂圍視銜鬻爭進各鬪智巧以變更祖

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  
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為功名耳此其為害已  
甚矣又置提舉句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  
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  
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  
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  
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故謗  
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  
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為阿衡有一夫不獲  
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已介



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者亂政也介甫更以為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郵事也介甫更以為王政而力行之繇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雇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過之及其失也乃與

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善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人何由遠方正日疎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為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



之遠子馮為楚令尹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遠子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要周舍死簡子臨朝而嘆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諤諤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鄒文然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群吏曰違覆而得中猶弃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董幼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諫曰為治

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知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其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顛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事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



以能功成名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言之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辨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如無也及之官僚屬謁見論事則惟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若介甫輒艱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於上而

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從介甫游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今介甫為政首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



遣使者散青苗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人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弃者取之屹屹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

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弃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建事未有專欲違衆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盡弃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弃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



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臥家光被旨為批荅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義責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介甫不相識察反督過之上書自辨至使天子自為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分析呂司封傳語詳符知縣未散青苗

錢劾奏乞行勘會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竊為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光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輒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為心未肯俯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群臣無能及者動靜取捨唯介甫之為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



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繫介甫之一言  
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  
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  
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  
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前日矣於介甫何所  
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  
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  
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  
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

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捨之  
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僅  
未賜弃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示諂諛  
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為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  
介甫因緣改法以為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  
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  
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  
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  
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  
諛之人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



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  
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  
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  
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且病膝  
瘡不得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  
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罵而辱  
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五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六  
書

與吳相書

司馬光

荅司馬君實論樂書

范鎮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王安石

荅韶州張殿丞書

王安石

荅段縫書

王安石

荅吳孝宗論先志書

王安石

賀杜相公書

錢彥遠

上杜相公書

曾鞏



與孫司封書

曾鞏

上韓范二招討書

劉弈

與兵相書

司馬光

光愚戆迂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退伏散地苟竊微祿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師來者多云相公時語及姓名或云亦嘗有所薦引未知虛實光自居洛以來仕宦之心久已杜絕在少壯之時猶不如人况年垂六十鬢髮皓然視昏聽重齒落七八精神衰耗豈復容有干進之心但以從遊之久今日特蒙齒記感荷知己之恩終

身豈敢忘哉顧惟相公富貴顯榮豐備已極光疎冗之人無一物可以為報唯忠信之言庶幾仰酬盛德之萬一耳伏惟明主歷選周行登用人傑以毗元化以光不敢忘知己之心知相公必不輕孤於明主也竊見國家自行新法以來中外恟恟人無愚智咸知其非州縣之吏困於煩苛以夜繼晷棄置實務崇飾空文以刻意為能以欺誣為才閭閻之民迫於誅斂人無貧富咸失作業愁怨流離轉死溝壑聚為盜賊日夜引領冀朝廷之覺寤弊法之變更凡幾年于茲矣相公聰明豈得不聞



之邪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廩之儲僅支數月  
民間貲產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措斂日急河北  
京東淮南蠱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官軍已不  
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千里之水旱蟲蝗所  
在如是其為憂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  
保其必無而恬然不以為意乎賈誼當漢文之世  
以為譬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  
然因謂之安若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然而安寢自  
若者也昔周公勤勞王家坐以待旦跋胡蹙尾羽  
敝口瘡終能為周家成太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

為太師名播無窮子孫掩有龜蒙與周外降王夷甫  
甫位宰輔不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二弟於方鎮以  
為三窟及晉室阽危身亦不免然則聖賢之心豈  
計身徇物不自為謀哉蓋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  
不預其福者也顧衆人之識近而聖賢慮遠耳如  
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弊而不更  
民疲而不恤萬一鼠竊益多逢蠶蠶有毒則竊恐廟  
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復委遠機柄均逸外藩外  
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簪解紱嘯傲東山東山  
亦非高枕之也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



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救急保安之道苟不罷青  
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効  
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欲適鄢郢而北轅疾  
驅也所求必不果矣去此五者而不先別利害以  
寤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欲寤人主之  
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所謂  
開言路者非如曩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  
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訐直者隨而  
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為今之要在於輔佐  
之臣朝夕啓沃唯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聰明去壅

蔽為先務如是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無  
所隱矣以聖主睿明之資有賢相公忠之助使讜  
言日進下情上通則至治可指期而致弊法何難  
去哉天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  
膏肓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尚有返掌之易  
失今不治遂為痼疾雖郤魏姚宋之佐將末如之  
何必有噬臍之悔矣相公讀書從仕位至首相展  
志行道正在此時苟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合則  
利澤施於四海其不合則令名高於千古丈夫立  
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為無負矣光切於報德



貪盡區區不覺辭多

荅司馬君實論樂書

范

鎮

昨日辱書以為鎮不當為議狀是房庶尺律法始得書懷然而懼曰鎮違羣公之議而下與匹士合有不適中宜獲戾於朋友也既讀書乃釋然而喜曰得君實之書然後決知庶之法是而鎮之議為不謬庶之法與鎮之議於今之世用與不用未可知也然得附君實之書傳於後世之人質之故終之以喜也君實之疑凡五而條目又十數安敢不盡言解之君實曰漢書傳於世久矣更大儒甚衆庶

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是必謬為脫文以欺於鎮也是大不然鎮豈可欺哉亦以義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藻之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文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也猶鎮之知庶也豈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義理哉又云一黍之起於劉子駿班孟堅之書為冗長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長幾何未知其空徑幾何未知其容受幾何豈可直以千二百黍置其間哉宜起一黍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為冗長乎若如



君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鍾之  
長而後論用黍之法也若爾是子駿孟堅之書不  
爲冗長而反爲顛倒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  
是爲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實之意以積爲排積之  
積廣爲一黍之廣而然邪夫積者謂積於管中也  
廣者謂所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空徑  
之廣是也又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者此孔子教  
子路以正衛之父于君臣之名分豈積與廣之謂  
邪又云古人制律與尺量權衡四器者以相參校  
以爲三者苟亡得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者是

也又云黍者自然之物有常而不變者亦是也古  
人之慮後世其意或當如是然古以律生尺古人  
之意旣知黍之於後世可以爲尺豈不知黍之於  
後世亦可爲律而故於其法爲相戾乎若如君實  
之說則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知彼而不知此  
也又云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之大要不及半分  
則棄之也者今三分四釐六毫其圍十分三釐八  
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棄之哉漢書曰律容一龠  
得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圍乘九寸之長九九而  
八十一也今圍分之法旣差則新尺與量未必是



也如欲知庶之量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云權  
衡與量据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於  
尺法止於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以生於一千二  
百是生於量也且夫黍之施於權衡則由黃鍾之  
重施於量則由黃鍾之侖施於尺則由黃鍾之長  
其實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一  
黍而為尺邪豈得謂尺生於量邪又云庶言太常  
樂太高黃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仲呂者果后夔  
之仲呂邪開元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  
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

也無復議也又去方響與笛里巷之樂庸工所為  
不能盡得律呂之正者是徒知古今樂器之名為  
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也亦無復議也就使得  
真黍用庶之法制為律呂無忽微之差乃黃帝之  
仲呂也豈直后夔開元之云乎書曰律和聲方舞  
之時使夔典樂猶用律而后能和聲今律有四釐  
六毫之差以為適然而欲以求樂之和以副朝廷  
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太史公曰不附青  
雲之士則不能成名君實欲成其名而知所附矣  
惟其是而附之則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諺曰



抱橋柱而浴者必不溺君實之議無乃為浴者類乎君實見咨不敢不為此談談也不宜鎮再拜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王 安石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為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為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臣為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為君臣不知所以為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為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耻在舜下雖然有鄙

夫問焉而不敢忽歛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安石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為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為之師安石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荅韶州張殿丞書

王

安石

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為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



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  
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緒功餘烈使人人得  
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  
此也先人之存安石尚少不得備聞為政之迹然  
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  
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身羞大者既不得  
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  
肖之孤罪大費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  
閭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為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  
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

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  
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  
盛位雖雄奇雋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為朝廷所稱  
輒不得見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  
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為邪  
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廢  
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  
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  
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  
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



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為已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荅段縫書

王

安石

安石在京師時嘗為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及其為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鞏行無纖字其居家親友惴

畏焉怪安石無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學論議在安石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敝所賴者此兒耳此安石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安石之所見也鞏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安石亦罪之也宜足下之深攻之也於罪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邪鞏之迹固然邪然鞏為人弟於此不



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鞏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鞏聞之輒矍然鞏固有以教安石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安石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絕故且規之規之從則已故且為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鞏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為賢者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

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常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鞏之去去者固忌固過於聽者也家兄未嘗親鞏也顧亦過於聽耳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懸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為不孝孟子獨禮貌之以為孝孔子孟所以為孔孟者為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



衆人耳烏在其爲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鞏

答吳孝宗論先志書

王

安石

安石辱書又示以先志而怪安石尚有欲爲吾弟道者責以一言盡之吾弟所爲書博矣所欲爲吾弟道者非可以一言盡然吾弟自以爲才不及子貢而所言皆子貢所欲聞於孔子而不得者也則安石有欲爲吾弟道者可勿怪也積憂久病廢學疲懶書不能逮意知已就試國學隆暑自愛他俟試罷見過面盡

賀杜相公書

錢

彥遠

聞國家輕重在賢材賢材得失在宰相國雖甚危盜賊充斥水旱薦臻器器若不澹使賢材登用此不足憂適以起其治爾國雖甚安倉廩充實兵甲鮮藏於府庫使賢材隱匿此是宜憂亂將成矣然賢材有小大道義有取舍唯執政者器使而禮進之俾上下出處當其分輔弼之職畢矣始漢唐初蕭何曹參房喬杜如晦爲之虛已降意得人尤盛風迹遠同三代暨季末昏錯則張禹崔烈柳璨裴贄挾奸竊寵樹朋黨積恩讎賢材恥之相與逃去若卓茂葛亮司空圖李巨川之徒徬洋陰拱或徇



豪傑以摠快其蘊是迺宰相之過也嗚呼生民何辜也得失禍福繫之二三君子歟明公天與直氣繇黃綬歷中外凡四十年至三公情僞險阻嘗之矣綱紀故事練之矣古今治亂詳之矣前此為樞密使時天下固以想聞風采士類依為盟主者誠以文武吏士老儒新進見公者公悉能判白精粗人人自以各盡其意今公為相實社稷宗廟神靈開誘上心所致然公此舉繫四海安危故誕告之日無賢不肖搏手相慶而彥遠獨懼焉何也公視今賢材果盡用乎天下事果盡正乎則公宜不次

擢人夙夜講議雖隸臺踈遠不遺為本朝樹太平基業奚止縛二胡人梟藁街息飢寒百姓盜弄兵者夫設循嘿守常曰已安已治女輩當東之高閣昔賢材顛顛待公及公復不顧望絕矣君子哉固窮且死萬一姦雄事未可究彥遠懼者此也唯受恩最深敢用常禮園牘引虛辭諛公小人也頗因古義以獻且知不言負公矣言不行亦在公矣

上杜相公書

曾鞏

聞夫宰相者以己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下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



稱良宰相者異焉知此而已矣舜嘗為宰相矣稱其功則曰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為者其舜也歟卒之為宰相者無與舜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尚也請言近近可言者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強對邪問平之所以為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為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唐

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其餘為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佗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為者邪考於其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隨能收



叙不隔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  
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  
天下未嘗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一二大節可  
道語而已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體  
者其誰哉數歲之前閣下為宰相當是時人主方  
急於致天下治而當世之士豪傑魁壘者相繼而  
進雜選於朝雖然邪者惡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  
閣下奮然自信樂海內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  
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  
繇門下以出於是與人佐人主立州縣學為累日

之格以勵學者農桑以損益之數為吏陞黜之法  
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變苟且以起百官衆職之  
墜革任子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  
立天下之本而庶幾三代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排  
其議者亦衆矣閣下復毅然堅金石之斷周旋上  
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  
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宰  
相體者非閣下其誰哉使克其所樹立功德可勝  
道哉雖不克其志豈媿於二帝三代漢唐之為宰  
相者哉若輩者誠鄙且賤然嘗從事於書而得聞



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與三代漢唐相侔則未嘗不歎其盛也觀閭下與之反復議論而更張庶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逐消藏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歎其盛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須臾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尚慕而欲見之况同其時過其門牆之下也歟今也過閭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袞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為進拜之資

蒙賜之一見焉則其願得矣噫賢閭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欣慕之志而已耳伏惟幸察

與孫司封書

曾鞏

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一有邑字地而有之為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狂邪四年智高出橫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



從凡宗旦之於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母為與死也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為書召隣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欲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汙邪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况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伏節死難之臣宗旦且

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為備守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賞善而罰惡為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邪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為世



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  
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為使者於廣東西  
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為已累必  
不肯復言宗旦嘗告也為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  
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况天  
下之事其可憂者甚眾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  
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  
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顯揚褒大其人以驚  
動當世耶宗旦喜學易所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  
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

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妻  
功名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  
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為世所  
指目此固一膏今其所立亦可贖矣鞏初聞其死  
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眾又得其第  
自言而聞祖表州在廣東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  
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也况陳拱以下皆覆  
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道則其有先知之効可  
知也以其言之喜事未必皆是則其有先言之効亦可知也  
以閤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便南方以



賞罰善惡爲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  
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  
不獨一時爲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  
願賜還荅

上韓范二招討書

劉 弈

弈皆荷二明公之恩顧而未嘗敢一言以干左右  
者誠有謂也夫位卑者不得僭言識短者不可輕  
議故雖曾中紆鬱亦自釋之而已今有身與其事  
心知不然又安得隱忍不言哉竊見岐府修北路  
山城蓋上奉朝旨乃有經度次招討之命即議繕

完計工數萬費材數千雖亦不甚廣然皆民力也  
弈近從府尹往觀之府城北走二十里至山足乃  
曲盤而上僅五里至山頂涉頂而行餘十里至今  
議爲城之地行顧而周視羣山蔓延不絕極目如  
浪按圖牒岐隴涇乾四郡環是山自涇而南及岐  
六舍汧源而東抵奉天數百里所謂山者但土坡  
高原耳非若嵩華終南之有懸崖石壁絕頂孤峯  
之爲限也今所議者岐及涇之一路耳戎馬必欲  
自北而南旁出可作數十路高者平之下者增之  
峻者盤曲之澗者橋梁之皆人力所能爲也加之



是城不可屯軍馬既無軍馬賊至則不守也雖能守之賊由他道而來無所難也恭惟二明公居秦居慶皆嘗作城人尚以為勞其如秦之城州城也大而壯之使賊無逼視之心大順城邊寨也屯軍境上壯我邊防是雖勞而有益也今中道作城無軍馬以守而賊又有佗路可行是城之為無益也明矣役已困之民為無益之事於今豈宜哉今作此城蓋為歧之計也亦以謂為歧之計不若此歧之為府城郭民人比雍則三分損一倉廩之實帑藏之積監酒之利與雍均舡場竹監鐵冶雍無之造作兵器供

應邊須諸郡不及焉民之室比關中內郡亦號富饒其地形南西北皆山險獨東去為坦途必若邊城失守賊無後顧之慮長驅而來賊之詣歧有道路之勞不若詣雍之易也若雍之有備則歧為易下也以歧今日之備賊至則破何者無兵也無戰具也無是二者則民不固也前日定川之役人甚不寧閭閻間無賴輩往往有妖言者亦嘗私自思之以謂朝廷與招討得非知歧為自安不足備也今而觀之尚使中道作城以禦寇是亦為歧之備不為不至也亦以謂為歧之計莫若使有兵三五



千能執銳被堅可使者有甲冑弧矢戈戟皆稱之  
有能將萬兵者一人在城中如此則賊雖大至岐  
可守也今岐無是兵與器雖中道有數十城無益  
也况為一城哉亦常患關中民費財與力十官未  
得其一今費工數萬費財數千郡邑畏威靡敢舒  
緩其間督促鞭笞吏緣為姦不可勝紀而一無所  
濟是誠可惜也朝廷命二明公專關中之事其寄  
亦已重矣二明公之憂思諒非不深矣計朝夕事  
之大者萬端此但一小事耳故不足思且慮也明  
公以為小岐之民以為大勞而有益於事雖大為

也勞而無益於事雖小不可為也關中之事所以  
多失者上輕之而不思下隨之而不言增多而為  
多積小以成大夫事難於謀始易於議終今此一  
事其為無益也甚著其能辨之者亦甚衆而乃無  
肯言者作事可知也亦恃賴恩顧仰干聽覽願軫  
思念如此言不至狂簡則望稍緩其期使有識者  
閱而議之然後錄其可否亦下情無任惶恐傾祈  
之至







朝作荅書并五積散附沈丘人去比午方得所問  
然得此書方知手力已到來諸說事甚詳冒熱出  
入誠不易然家居者亦豈能常占安候耶此古人  
所以欲息其倦而竟無可息之地也廷參之微欲  
行其私諱於長吏誠多觸忌齟齬處所疑者數端  
皆有之矣然已所據者禮律大意天下以為俗而  
有司以為法矣使長吏賢邪安肯以此怒人使其不  
賢耶亦安能以外法繩命官以罪也且不賢者苟  
挾其勢求肆於下不止則將迫有司故入其辜以  
死當是時為有司者徒畏其怒而從之耶亦守其

所司而與之爭耶與之爭則彼蓄其怒或中以他  
法如之何不與之爭則獄情一反已為故入人死  
罪又如之何試以輕重權之蓋就他法之中聊無  
憾爾人生乘物而遊於百年歷觀古今所逢無治  
亂所託無出處禍福之來莫不有命如惑者乃欲  
以區區之力勝之故有邀福而福愈去避禍而禍  
愈來蓋自然之禍福常伏於萬物之間逆理而得  
之故於人謀為可憾也惟君子為循義而聽命故  
禍福之來無可憾者何則義盡於己而命定於天  
也汝之深敏讀此可以推見其餘矣更借一事為



汝證之昔春秋之世鄭最小國攝之晉楚之疆交  
責互陵君臣遜媚猶不能自免及子產爲相修其  
國政馳辭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壞諸侯之館垣却  
逆女之公子于野皆變其常度晉楚初忿銳氣以  
臨之而其辭直禮明卒莫能屈也循義聽命其子  
產之謂乎其天下禮律專於朝廷長吏臨其寮屬  
雖或不悅敢遽肆其無道如春秋之晉楚哉晉楚  
不能屈小國之子子產憚其辭直爾人子於禮律之  
內申其私諱非辭直歟而顧憚長吏之能屈

上歐陽內翰書

蘇洵

洵布衣窮居常竊有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  
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  
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  
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  
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  
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  
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  
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  
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  
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



親見其事忽忽仰天嘆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而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推之今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所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曾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喜且相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

之者六人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之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扳援聞之以言飢寒衰老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致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



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鱉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踈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容與簡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

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遺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

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迂而



粗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年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為可矣其多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他聖人賢人之文而介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

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六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上富相公書

蘇洵

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宰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



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爲閭下惟不爲宰相也故黜黜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爲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爲而何爲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爲而何以副吾君之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然而不獲聞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不變也皆曰賢人焉或者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未始見也然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

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其君皆知其爲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爲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己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坐於明堂以聽



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平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爲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相之所爲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

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蒂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者致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



者也曩者 陛下即位之初寇萊公爲相惟其側  
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  
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盡月治天下事失於急  
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遂不復  
用以歿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  
子之下百官之上比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  
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  
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與兩浙安撫陳舍人薦士書 陳襄

襄伏聞執事按部東南首訪士民德行襄謂股肱  
近臣受主上顧託于外其志在於夙夜圖其所報

則莫若求賢拔士之務爲先然自昔觀風按俗之  
臣可有行者今執事獨能軒然振舉其事此希闊  
之盛美小子不任驩抃雖然但以旌旄之行所至  
遠速獨眎獨聽不克盡天下之賢才又恐所部之  
吏無告者有負執事上報君父之心襄雖愚所識  
近世四方豪傑之士於心遇執事之能推賢不敢  
隱惜謹取其才行殊尤卓絕素與之交與所聞見  
而知者敢以爲獻焉其已仕者四人有殿中丞致  
仕胡瑋者博學通經負文武之道而適用不迂向  
在江湖間興學養士凡十餘年弟子一千七百人



魁傑之士多出門下今年過六十而進德未已有  
舒州通判王安石者才性賢明篤於古學文辭政  
事已著聞於時有潁州司法叅軍劉彝者其人長  
於才而篤於義其政與學皆通達於體要有廬州合  
肥縣主簿孫覺者質老成志於經學而浸究原本  
觀其文辭或簡而能粹殿中丞胡瑗門人高弟數  
百而稱其賢瑗雖老其材尚可大用惜乎未有知  
音者三人者皆賢者之資也將置之美地不拂其  
所進以育成其美材可量也哉其在下者五人福  
州候官縣陳烈者天性仁孝其材智超特學古明

道造大賢之域自慶曆初下第閉門潛心追經十  
餘年兩經科詔不應里選身服仁義鄉閭宗之有  
同縣鄭穆者明而好學深造於道其心氣仁正勇  
於為義學博而文壯矣有揚州孫處者為性高介  
好古而志於道安貧不仕節行著聞凡為文辭必  
臻於理有衢州江山縣周穎者剛義孝友及冠始  
學卓有奇節而不畏強禦有烈士之氣有越州蕭  
山縣吳孜者勇於為義少有聲律之學既而宗道  
約心於理甘貧養親節義稍著彝烈穆襄之友  
人也凡與並立於古人之域積二十年辛勤事業



足見其志使之得其志而行其道其補助國家豈少哉若行已作事未敢極言俟執事見而知之可也處穎汝襄所聞而知之者雖道業不及於二三子然其行義皆足以取信於人抑亦國家偉材也夫大賢之才難知亦難其才以四海之廣環而求之尚恐未足充執事之所欲况止于一方與一州其所得必狹矣襄遂敢廣引天下凡所知者以為告也其次雖有樸茂礫礪之材行誼未著不敢以聞尚觀其成其不知者尚在執事博而求之也執事即日歸觀冕梳道民疾苦事外必有獻納補報

於上則無大乎斯事而無過乎斯人也君子之於仕也所慮無其道無其時無其位而不得與天下賢才共濟之爾今執事既有其道又得其時與其位而其所以共濟又有天下之賢才如是其不可失也心急辭率伏惟執事留意詳采

與王介甫書

劉

攸

見所與曾公立書論青苗錢大意不覺悵惋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而能判曲直豈不為美然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為先者貴息爭於未形也今百姓所以取青苗錢於官者豈其



人富贍飽足樂輸有餘於公以爲名哉公私債負  
逼迫取於已無所有故稱貸出息以濟其急介有  
爲政不能使民家給人足毋稱貸之患而特開設  
稱貸之法以爲有益於民不亦可羞哉甚非聖人  
之意也自三代以來更歷秦漢治道駁雜代益澆  
薄其取於民者百頭千緒周公之書有之而今無  
者非實無之也推類言之名號不同而已矣若又  
取周公所言以爲未行而行之吾恐不但重複將  
有四五倍徙者矣一部周禮治財者過半其非治  
財者未聞建行一語獨此一端守之堅如金石將

非識其小者近者歟今郡縣之吏方以青苗錢爲  
數最又青苗錢未足未得催二稅郡縣吏懼其黜  
免思自救解其材者猶能小爲方略以強民其下  
者直以威力刑罰督迫之如此民安得不請安得  
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乎凡人  
臣之納說於時君勸其恭儉小心所謂道也莫不  
逆耳難從及至勸其爲利取財於民廣肆志意不  
待辭之畢而喜矣故姦臣爭以言財利求用不復  
取遠古事言之在唐之時皇甫鏞裴延齡用此術  
致位公相雖然二人者猶不敢避其聚斂之名不



如介甫直以周公聖人爲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爲桀跖鳴矢柝揚接楛也商鞅爲秦變法其後夷滅張湯爲漢變法後亦殺一爲法逆於人心未有保終吉者也且朝廷取青苗之息專爲備百姓不足至其盈溢能以代貧下賦役乎府庫旣滿我且見其不復爲民矣外之則尚武開斥境土內之則廣游觀崇營宮室鄙語曰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自然之勢也介甫一舉事其敝至此可無念哉可無念哉

與門下韓侍郎書

范

百祿

聖人之用天下富而教之神而化之不可以已者也不惠不迪而至於用刑不得已者也夫以不得已之刑爲不可以已之助則居此官者宜知此意邪抑或 可以置此心而勿論也比來朝廷政事大論議一切出於忠厚薄厭刀筆而以書生儒吏處之此宜下民無知陰有一二蒙被上德者矣百祿無狀攝職以來夙夜孜孜竭其愚忠情法巨細凡可生可殺之際與僚官平訂大理往返或至于再三或至于四五纖悉曲折敢不盡心焉爾哉然文書程涉三府職競覆覈交致其詳毫釐之間靡



不力詰而深研之嗚呼雖堯舜欽恤文武慎罰之意宜無以加毫髮於此矣漢詔有之人有智愚官有上下故使中外疑獄讞之廷尉廷尉以當附律令聞上也民散久矣抵犯者多旬時斷獄無慮數十百千其間豈能事事咸若上官之智邪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有周有疏趣尚不一抵犯者多一謂之寬一謂之猛同一物耳而寬猛異耳則司刑之官何術以處此中邪而必曰姑捨汝所學而從我且不亦教玉人追琢玉哉大抵人之寬嚴亦性分耳百祿又烏能自遷其性分而隨上官之指趣乎

是以上煩明公每於眾人賓客之前督過諄諄以為大非而終不能奉教一二以自媿自詔也往者阿丁之聞殺劉亞之故殺溫公力不肯貸辭氣毅然有司不敢抗衆人不復議百祿再白而不從則再白以書復之終見是而貸焉是時自朝廷至衆庶未聞有曰范百祿頗知守官然皆欣欣焉多溫公之能用人且聽善也二殺者貸而天下以為是百祿豈不幸甚矣哉近日明公以阿党為阿丁告言謀狀已明事不獲免為可殺而罪大理用法刑部引例編管廣南之為太輕也任聰御札到後行劫



賦藩而不當謂之刑名疑慮也此二事者百禄實  
嘗用心焉欲默而不辨則惜聰與党之死欲辨而  
理之則未免違公之論逆公之意雖然古人執法  
有三經斷死而不渝者有抗直犯顏而不觀主威  
者非但施之於守法而已實士君子事上之道當  
然明公亦思得斯人與之恭承明主乎近世已無  
如是之人矣得聞其語可也見其有心景行者可也  
明公以道德仁義之富輔佐人主以天下生民為  
已任欲為朝廷振紀綱致太平必不欲來者依違  
從諛隨聲雷同苟利一身不忌殺人以蹈昔之用

事者為後世笑悔之轍也是用布其區區而詳其  
所以然之說阿党心規阿丁之銀錘也因斧之而  
不殊丁呼而告人曰党殺我人執党曰我實謀其  
鈿子於是謀狀為明今疾其凶暴規貨之慝則死  
有餘辜論其被執之時便通謀情謀在其心終緣  
自吐考之於律得減所因處徒三年未為失斷凡  
言殺人者死蓋以已殺為文傷人及盜則抵辜也  
今被殺之人幸而不死行凶之婦偶亦自通本謀  
所以本部原情取舊比之重者擬送廣南編管決  
杖遠竄粗可懲姦合於堯舜流宥之法殆無足疑



將何以加重於斯邪任聰去年四月一日受黃三  
結約欲行彊盜至三日昏時而劫甯新等家賊蒲  
按御札三日巳時到縣雖是夕行劫在約束之後  
而其結謀實在日日約束之前凡赦前御札將為  
約束指赦作過之人而聰之謀時適非指赦謹按  
嘉祐五年南郊赦文應赦前御札到後彊盜至死  
並決訖刺配廣南牢城八年及治平二年郊祀二  
赦則配海島雖加重於前而未盡變也是又仁  
宗皇帝英宗皇帝時韓富二公故事也今朝廷  
論議決事比方且踵嘉祐治平故事尋二公所為

本部擬貸任聰自謂略法二公遺意豈當時之論  
亦欲惠暴寬賊以害良民哉得非哀矜愚民寒飢  
多辟而入於死也哉夫愚民所以然者仁人君子  
反求諸己而後以罪諸民賦斂重也徭役繁也誅  
求多也權利廣也欲其無寒飢不可得寒且飢矣  
欲其亡罪戾不可得此仁人君子所宜動心而求  
究其本也若止浚其末而惟刑殺是務則秦之刑  
非不嚴烏能弭勝廣之盜哉今不諱之朝樂聞鯁  
言願過其惡而宣之使下情無壅亦足以知今為  
有道之世矣孔子謂季康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



欲善而民善矣張釋之當高廟玉環之坐而文帝  
欲置之族諫曰假人盜長陵一杯土陛下將何以  
加法邪夫使有司者治臯而不推原犯人之情不  
測淺深之量不論輕重之序而一出於法則刀筆  
吏足以供使令耳又何取於士大夫以儒術緣飾  
爲哉 今天子諒陰未言 太皇太后總聽萬事  
慈明仁恕聽言盡下自二帝三王以來公卿大夫  
有志之士未有遭逢如斯時者也有官守者不出  
其位若見事有未然令有未便不一公言而脂韋  
苟安恬養自殖不負明主無益生民乎百祿章旣

上竊意萬一薄采以採來事不謂明公力排而深  
紕之又從而崇峭塹立峻法也豈百祿之言以人  
廢耶其或思之未再邪如今之時周公養成王之  
時也在易山下出泉之象曰蒙未知所之則顧所以  
養之何如也夫蒙之所以養者正也養得其正則  
聖人之功也周公養成王是也方其承師問道退  
習而考於太傅道德仁義日陳於前詩書禮樂日  
盈於耳及其至也若出天性舉而措之橫乎四海  
是將萬化獨運萬事一斷豈不綽綽然有餘於聽  
覽之間哉蓋不必屢上凶惡鋪陳情狀設有特旨



而教之斷獄也此又非周公之所以為功也百祿  
之於門下也公則有僚吏之聽私則有父執之奉  
知獎待遇非他人比苟為熟視不敢盡言則豈明  
公與百祿之志哉伏惟舍其贛狂而薄采其衷幸  
甚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七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八  
書

上梅直講書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

黃州上文潞公書

與章子厚書

與李方叔書

上樞密韓太尉書

上梅直講書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軾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  
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  
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荅夫子曰匪兕匪虎率  
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  
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  
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  
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  
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  
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  
而天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

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  
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  
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  
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  
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  
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  
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于禮部執事與歐  
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旣而聞之人  
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  
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爲



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蘇

軾

軾得從官於西嘗以為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隨歆而往隨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宏闊浩汗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彊可知也中戶不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願為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府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變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謂富民者嚮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嚮之殘棄也然而不知昊賊之遺種其將末世而臣伏邪



其亦有時而不且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軾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軾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者陝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北守不散其權固在此兩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甕盎釜甑以上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

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為糜錢十千可辦而其實者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戶然至於不足則遞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於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所科者鮮有能大過二百千者也夫為王民自甕盎釜甑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何以為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免焉民之窮困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二千四百分為計所謂優輕而可以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彊惡者願入焉擿發賊弊者



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任而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民之窮困又可知也今之最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尚可以生此軾之所為區區議以官權與民也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錄以聞者從軾之說而盡以予民失錢之以貫計者軾嘗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於酒課而償之於稅緡是二萬者未得為全失也就使為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共足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將

帥之所畏也軾以為陛下新御宇內方求所以為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易賢將帥之所畏况於相公才略冠世不牽於俗人之論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為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不顧行之益堅今此事至小一言可決去歲赦書使官自買木關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嚮非相公果斷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為可或以為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暮歲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



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軾乃於此時議以官權與民其為迂闊取笑可知矣然竊以為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閑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朝廷自數十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貧一旦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所擇此從來不革之過今日之所宜深懲而永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訖而罷明年之春則陛下逾年即位改元之歲必將首行王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聞則言

之今其時矣伏惟相公留意千萬幸甚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

蘇

軾

當今天下勲德俱高為主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為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効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權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按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為邊防而河北獨不權鹽此



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旣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輩，特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它路。一旦權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

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權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爲誤哉？且權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爲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旣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旣折矣，右臂何爲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戶均爲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



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苦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暮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飢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况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日食無鹽者今將權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課之不虧踈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

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為本一錢為利自祿吏購賞修築教庾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為况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眾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持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權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賣賣有司以為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



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可無  
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  
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為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  
必不從竊以為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  
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  
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  
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  
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為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  
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  
言幸而聽屈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

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  
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為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  
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黃州上文潞公書  
蘇軾

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  
之遇絕口不言而金滕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  
異事 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  
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甑弊帚復增九鼎之重軾  
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  
所念不暇及他但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



日所犯爲已見絕於聖賢不得復爲君子抑雖有  
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終  
莫能決輒復彊顏忍恥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  
以卜於左右遽辱還荅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  
而恕其不及亦如 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  
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洗濯  
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產也軾始  
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婦  
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  
遣吏發卒圍舡搜取老幼幾怖死旣去婦女恚罵

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  
此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  
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  
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  
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  
意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  
凶表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  
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  
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閑暇一爲讀之就使  
無足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



州時見諸郡盜賊爲患而祭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以饑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軾而此書本以爲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恍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既不復施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爲國自重

與章子厚書

蘇軾

春初辱書尋遞中裁謝不審得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顧以罪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棄亦不欲頻通姓名今茲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劫利國監又有關溫秦平者皆猾賊往來沂兗間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墟村有桂葉者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逢往還配桂州牢城裴雖小人而篤於兄弟當欲爲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諭使自効以刷



門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為奏乞放免其弟斐願盡力  
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州斐相送出境去公更  
留兩月斐必有以自効今已去柰何軾語斐但盡力  
不可以軾去而廢也苟有所獲當速以相報不以遠  
近所在仍為奏乞如前約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斐使  
人至湖州見報去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  
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如斐言不繆軾方  
欲具始末奏陳斐所以盡力者為其弟也乞勘會其  
弟岳所犯是與李逢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  
以勸有功草具未上而軾就速赴詔獄遂不果發今

者斐又遣人至黃州見報去郭先生等皆已訊治  
得實行法久矣蒙恩授殿真因錄其告捕始末以相  
示原斐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為其弟以曩言  
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有言矣然獨念愚夫小子  
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以遂其言而軾乃以  
罪廢之故不為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乎且其  
弟岳亦豪健絕人者也徐沂間人鷙勇如斐岳類  
甚眾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即作賊耳謂宜因事  
勸獎使皆散艷捕告之利懲創為盜之禍庶幾少  
變其俗今斐必在京師參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



始末特爲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校鎮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裴也此事至微末公執政大臣豈復治此但裴於軾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者以軾爲不食言也今旣不可言於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愧於心不能自已可否在公獨願祕其事毋使軾重得罪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械所產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十許人一呼其間吏兵皆棄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嘯召無

賴烏合之衆可一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冶夫數十人持挈槍刃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地蓋常爲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因桂棐事輒復及之秋冷伏冀爲國自重

與李方叔書

蘇軾

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荅悚息不已比日復茲秋暑起居佳勝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



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為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愜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嘗

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為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廼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殆似丘明為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况近相名字者乎甚不願足下類此等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



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  
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  
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  
盡臨紙悚息未即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  
不一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  
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  
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  
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

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踈蕩頗有奇氣此  
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  
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  
也轍生十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  
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  
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  
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  
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  
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  
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宫闕之壯與倉廩



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  
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  
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  
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  
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  
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  
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  
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  
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  
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

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  
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  
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  
辱教之又幸矣







153  
72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characters are small and difficult to read, but appear to be arranged in columns.

冬

官



